



张莹

打开电视,准备追秦海璐、左小青主演的新剧《时光正好》,看了几分钟实在看不下去了,“十级磨皮”的画面太让人难受了。换个频道,正在播出《上有老下有小》,同样的“十级磨皮”,杨玏的脸和脖子成一体了,又被劝退。

磨皮,即剧集后期制作时“漂白”画面、增强对比度的滤镜风格,目前已经成了不少剧集制作的怪现象。通过“磨皮”,明星们的脸细皮嫩肉像陶瓷,一个个保养得很好的样子,但作为观众,被这种“十级磨皮”磨去了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和生动,主角们一个个像瓷娃娃,假得不忍去看。

秦海璐和左小青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,她们都有演技,尤其是左小青,优雅恬静,长相气质皆佳。清晰地记得她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,那与众不同的青涩和自然。从此,她从一个因伤退役的运动员走向演艺之路。多年以来,左小青是娱乐圈魅力独特的女明星。所以《时光正好》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部剧,可“十级磨皮”真的让人没眼看下去了。女明星也就罢了,为了画面的统一,里面的中年男演员也一个个细皮嫩肉,甚至妆容模糊,美颜开得太大,男演员如果不像女演员那样画浓妆,就会出现五官模糊的状况。

记得咏梅说过一段话,“我看



别让“磨皮”拉垮好剧集

着自己被修得闪闪发光的脸,我就跟他们商量,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,如果非修的话,能不能别把我的皱纹都给修平了,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。我已经跟我的皱纹和解了,我觉得皱纹也是一种美。太过钻研的人生是不高贵的,年龄不是我的敌人,我的故事写在我的脸上,而这张脸,就是对时间真实的致敬。”咏梅的这番话,让我深有感触,一个演员,她对自己天然状态的保护,是出于她对职业的热爱和敬畏。

“十级磨皮”到底迎合了谁?显然观众不喜欢,演员吗?在《时光正好》中,秦海璐和左小青扮演的都是中年女性。人到中年,以为

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许梦安(秦海璐饰)生活骤然变化,公司大面积裁员,老公失业,女儿疑似早恋,还有不期而至的二胎;左小青饰演的陈婉真在全职太太生活中,被老公漠视,重返职场,打开人生新局面。

秦海璐和左小青在剧中的角色和她们现实中的年龄相差不大,两个人一个46岁一个47岁,为什么要用“十级磨皮”去掩盖岁月的痕迹?强大的美颜把演员的喜怒哀乐、脸部小肌肉的变化一股脑磨去,只剩下她们以为好看的脸,但这对于观众来说是灾难。

刚刚爆火的《玫瑰的故事》不仅仅演得好,拍得好,更重要的是

没有开足马力“十级磨皮”,让人看着很舒服。我印象很深的是,庄国栋回国找黄奕玫,两个人吃完饭后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,黄奕玫将脸探出窗户,任由风吹散脸上的泪,这一幕真切的难受不知打动了多少人。如果“十级磨皮”,则完全表达不出来那微弱的伤感,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是情绪的表述;黄亦玫把庄国栋家砸掉的剧情中,其脸上没有精致的妆容,没有磨到模糊的五官,披头散发、皮肤毛孔清晰,将一个“失恋”的女孩形象塑造得特别真实;还有黄亦玫游泳的状态以及生完孩子的状态很真实,是清晰可见的皮肤毛孔,以及略带浮肿的脸,太

符合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形象了。没有人因为刘亦菲这里的“不精致”,就不喜欢她和这部电视剧,反而是一片好评。

想来那些喜欢“十级磨皮”的演员,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,或试图用磨皮来遮掩自己表演上的缺陷。综观那些真正优秀的演员,她们对角色年龄跨度的把控,常常让观众忘记演员本身。

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记得刘晓庆跨年龄代表作《武则天》,当年她以43岁的年龄从少女演到老年,精湛的演技配上毛戈平鬼斧神工的造型设计,14岁武则天的娇俏,少女感十足,青年时期妩媚,登上后位的华贵,都让观众记忆深刻。那时候没有“十级磨皮”,全靠演员的一颦一笑来呈现,刘晓庆表现出精湛的表演功力。

十级磨皮一直被诟病,几乎所有明星都中招。早前的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中,蒋雯丽和倪大红跨越年龄从20岁演到50岁,“十级磨皮”让观众直呼怪怪的,倪大红眉毛鼻子都“磨没了”,不仅化妆师偷懒了,演员也偷懒了。如果说这部剧因为年龄跨度磨皮,那么当下很多古装、现代影视剧一哄而上开美颜又为何?《且听凤鸣》里的杨超越,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的鞠婧祎,《燕云台》里的唐嫣,都年纪轻轻正是漂亮的时候,也一个个被磨得像假人,演员变“美”了,剧变难看了。

加上厚厚的滤镜,青春爱情片没有青春的味道,中年剧没有岁月的痕迹。观众直呼,我们不喜欢被磨到五官模糊的影视剧啊!我们喜欢有质感、有岁月痕迹的演员塑造出来的真实的角色。畸形的十级磨皮该结束了。

中规中矩的温情喜剧片



陈佳佳

由黄轩、柳岩、张哲华、董宝石等主演的电影《来福大酒店》撤档再映,市场依旧遇冷。作为一部聚焦“癌症旅馆”的现实题材片,影片以镜头直击廉租房内的人间生死。“感动”以外,《来福大酒店》仍然无法摆脱商业电影套路。团队克制、求稳的表达方式,让电影在“煽情”和“真情”之间取得微妙平衡,成为一部中规中矩的温情喜剧片。

从《我不是药神》到《人生大事》,笑中含泪的悲喜剧在市场受到欢迎。《来福大酒店》同样不属于常见的合家欢大片。在生与死的沉重话题以外,《来福大酒店》创新表达,从刑满释放者如何找回社会认同的角度深入重症群体,引入“寻家”的温情概念。影片男主李清让刑满出狱后亲情、友情俱散,因为让家族蒙羞,这个想要改过自新的刺头有家也不能归。走在久违的阳光下,“罪人”头衔始终跟着李清让,牵绊着他无法重生。接连碰壁后,他寻到闹市一隅的“病友之家”——来福大酒店,试图融入集体,调节起内心停摆已久的社会时钟。市侩精明的老板娘、神色各异的重症患者、整日愁容的病人家属……因为苦难,这群被悲情命运裹挟的平凡人彼此倚靠,拼凑出一个空间逼仄的“求生岛”。来福大酒店就是李清让的家,这个不幸的亡命徒找回了自己的归属感,在缺乏向导的人生路上最终实现了自我认同。

影片不乏一些设置巧妙的动人情节。如“有脸”“没脸”的新意表达让人会心一笑。因为入狱,家

族相册中男主露脸的照片早被父亲用笔逐个抹去。“没脸”不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丢人,在此时更有了实际意味。李清让和父亲全片的纠葛无非围绕“接纳”二字。在社会上、在亲人面前“有脸”,成为了男主能否重获新生、赢得认同的指标。影片最后,男主从女主马小琳手中再次拿回相册。此时,被涂抹的那一张张模糊的面孔被贴上手绘笑脸,总算“有了脸”。从“没脸”到“有脸”,变更的相册是男主被接纳的见证,也是浪子回头的另一种创新表达。

影片中黄轩的表演值得一提。为病友庆生时,李清让在酒桌上含泪吃下的那碗黑芝麻糊装满万千心绪。那些无法言说的思绪里,有不被亲人接纳的委屈,有想家不能归的脆弱,还有重获温暖的感激和幸福。黄轩的表演尺寸拿捏得当,将人物的内心层层剖开、一一展现,极具戏剧张力。来福大酒店倒闭后,李清让宿醉中奔逃大哭的场面同样动人,黄轩把想家的心碎和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少有的关注重症人群的影视作品,医院附近低廉旅馆的生存日常是非常好的切入点,《来福大酒店》的题材拥有很大发挥空间。但是影片为了在市场上更讨巧,舍弃不少辛辣尖锐的表达,叙事技法过于简单,反而让成品风格不够突出,市场反响平平。导演希望打造一个“举重若轻”的轻盈故事,但是悲情或许是此类沉重话题抹不去的底色。影片摆出想要鞭辟入里的姿态,许多表达却还不够精致,窝心但不戳心。在观众抱着“第二个药神”的期待观

影时,成品内容难免略显浅薄。在用力过猛的煽情片和表达极致的商业片努力争夺市场时,《来福大酒店》放在其中,口味难免略显平淡。

好电影总少不了几句概括性强、震撼人心的金句。《来福大酒店》虽然在尽力表达,但台词缺乏余韵的震荡。如“死不可怕,可怕的是等死”“坏了的表一天还能对两次”等台词设计有所意图,但最终呈现时更像机械化的设置,发力欠佳,余韵不足。

为了符合电影观众习惯的表达方式,《来福大酒店》套上规整、标准的起承转合模板。过于套路的叙事,让影片无法脱离经典商业片的影子。如《来福大酒店》以时间变换构建故事,“三个月以前”“此刻”“之后”等银幕大字不断跳接情节。生硬直白的转换背后是院线电影习以为常的叙事方式,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作团队表达功力不足时的得过且过。作为一部按部就班的商业佳作,《来福大酒店》叙事上的惊喜感不足。尤其在结尾部分,来福酒店的重生改造过于短促。团圆结局的牵强,使得主角内心的挣扎与斗争不再具备说服力。《来福大酒店》的板正、规整让影片不至于出错,却也失去了活力。“余生遥遥,请多笑笑”,男主的成长早已在与病患们的朝夕相处中实现。以一张笑脸代替面目模糊的曾经,便是浪子回头最好的答案。既定结局下,悬念再难牵动观众情绪。电影倘若能够刹住车,在男主收到相册时戛然而止,或许会更好。

(作者为山东大学传媒学院学生)